

摄/林云



## 壶圣故事

文/徐风

### 壶命

一把紫砂土捏成的壶，拍出了1230万的天价。这是当代紫砂泰斗顾景舟的纪录。

老爷子一辈子惜壶如命，并不是因为他所作壶太值钱，而是因为，做一把壶太不容易。早年，红学家冯其庸作为顾景舟挚友，曾经为顾赋诗二首，其中一句“紫泥一握玉生烟”，让顾景舟大受感动，他要送把壶给冯，但冯执意不收。事后冯说，他做一把壶太不容易了，几个月都在琢磨，真是把命都做进去了。

的确，在顾景舟心里，一把壶就是一条命。

民国宜兴名人储南强1928年在苏州地摊上觅得的一把缺盖供春壶，后来作为紫砂的祖宗级作品，进入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它到底是不是真品？顾景舟对此一直心存疑问。几十年里，顾景舟搜集史料，作了大量考证与研究。他一直有话要说，但每当他要发表关于“供春壶真伪”的研究结果时，总是有人出来加以劝阻。为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护紫砂的大好形势”，紫砂需要一个在佛龛上坐得住的老祖宗。于是顾景舟只得“顾全大局”。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供春壶的研究。一直到临终前，他终于对徒弟潘持平开口了：

“我一生曾看过13把供春壶，每个藏家都说壶是供春做的，只因壶盖损坏，由黄玉麟配盖，这也未免太巧合了吧。其实，那13把壶，都是晚清民初的壶手黄玉麟做的。其中的12把，我都对藏家说了实话，只有对上海松江徐姓老人所持之供春壶，我违心地说是真的。”

潘问顾老，为什么对他要说违心话？顾说，徐姓老人年逾古稀，视此壶为珍宝，且又有心脏病，身体很差。当时他家境又不好，给我一种贫病交加的感觉，我怕闯大祸，故违心说是真的。

在紫砂壶上说违心话，对于顾景舟来说，这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是顾景舟性情的另一面，亦是他面对一个垂危生命作出的人性妥协。

向生命妥协，在顾景舟的一生中，并非一次。

1990年，宜兴主办第二届陶瓷节前夕，顾景舟、蒋蓉等大师壶艺作品数十件被盗。警方迅即破案，案犯原是俩个赌钱赌输了的小青工。根据当时“严打”的形势，这两个蠢贼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罪。

顾景舟闻之大惊。他认为，茶壶再珍贵，也是泥捏的；人，是血肉之躯，父母把

他们养大多不容易。他先是托人替两个案犯求情，既然壶已经追回来了，那就给他们一个悔过的机会吧。如果还缺什么壶，他可以补上。

可是，顾景舟得到的消息是，当局口气很硬，案犯所盗之壶，属国家文物，一定要杀鸡儆猴，以正视听。

顾景舟病倒了。他对身边人说，没想到，我作之壶，竟然祸及性命，真是造孽啊。他以抱病之躯，写下言辞诚恳的请愿书，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顾某之壶，无非持泥之道；深蒙社会看重，浪得虚名。纵使壶值千金，亦不值一命之屑……普天之下，生命最为宝贵，若以顾某之壶，夺年轻之命，顾某寝食难安。万请政府给他们悔过机会，浪子回头，迷途知返；生命为重，刀下万慎！”

请愿书一直寄到县、市、省级法院，一连多日杳无音讯，顾景舟心情沉重，茶饭不思，被家人送入南京某医院“隔离”起来。但凡宜兴有人来看望，他总要问起那两个案犯的情况。在南京一住便是50多天，他终于得到消息，一个死刑，一个死缓。他缓缓叹口气说：我壶做孽了。

### 文心

孤傲。寡言。古怪。

顾景舟很容易给人这样的错觉。

了解他的人却认为，他的内心世界丰富博大，精神常在书山墨海、古人圣贤间遨游。所谓寂寞花开，情同此理。

顾景舟一生，性格有些忧郁，心境很高，从来排斥庸俗的东西。他看不起壶匠，任何时候不肯放弃自己的艺术主张。

也许，紫砂壶在顾景舟的眼里，从来就是一种寄托自己才情的器物，有时候，干脆就是他的化身。

早年顾景舟在上海为古玩店做仿古壶，见过大世面。后来，他和江寒汀、吴湖帆、唐云、王仁辅、来楚生等海上文人墨客交往甚密，经常切磋书画陶瓷，有时谈得酣畅，或吟诗作画，或顾景舟作壶，江寒汀壶上作画，吴湖帆装饰书刻，如《相石瓢壶》，乃顾景舟与吴湖帆联袂之作，壶与字画融为一体，简洁明快，流畅舒展，谐调秀丽，给人以整体形象大方、朴素、便利、实用之感。

顾景舟喜欢跟文人在一起玩，但一般的文人是入不了他法眼的。他曾经用江南的一道鲜美的农家菜“萝卜煨肉”来形容文人与紫砂的关系。萝卜须在肉锅里煮烂，才能释放出它的无比鲜美；如果用清水煮萝卜，必然寡淡无味。那么，文人与紫砂，到底谁是萝卜，谁是肉？那就要看文人的分量与品位如何，不排除一些“无厘头”的业界混客，在紫砂壶上附庸

风雅，顾景舟认为，他们是在揩紫砂的油。

顾景舟还私下里和朋友说过，70岁前，若是书画界的高手在他的壶上题书作画，他还能接受；但70岁后，他就不希望自己的壶上再有别人的任何东西了。

书画篆刻也好，紫砂壶也罢，都有一个境界的问题。70岁后顾景舟的境界还在往上走，那些过去合作过的老友们的艺术境界，是否也在上扬呢？不是一个等次的艺术，“合作”岂非成了累赘？

顾景舟一生和多少文人有过合作？那应该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他与刘海粟合作的一把《凤慧壶》，高身筒，俊朗挺拔，刘海粟在壶的一面画下一枝铁骨老梅；壶的另一面，是海老的书法，“凤慧”二字，苍骨润肌，遒劲沉雄。

在顾景舟的同辈中，没有哪一个的文化底蕴可以和他比肩。所谓“曲高和寡”，是因为周围可以对话的同道，实在寥寥。

历史上，没有哪个艺人像他那样重视紫砂以外的学问。所谓“功在壶外”，实际是一种难得的境界。他的作品风格，静穆沉稳，如千年老佛；是人定之美，那些平淡的细节，合起来便是惊叹与神奇，你坐在一口古井边，看平静的水面，了无波澜，但你听到了井底下，有激流奔涌。

早年，徒弟们知道，顾景舟非常讲究壶外功夫。他一生好学，精通古文、书法、

陶瓷工艺学和考古鉴赏等学问。1993年访问台湾，在台湾朋友的欢迎宴会上，他从容背诵古文《邹忌讽齐王纳谏》，表达自己谦逊的感怀之情。直到晚年，他仍坚持每天写小楷数页。他喜欢看《新民晚报》，喜欢它的海派风味，尤其喜欢看《夜光杯》副刊，那上面，经常可以看到老朋友的文章；他怀念在上海的岁月，老上海常常在他的梦中变幻着永不褪色的华彩。

他睡觉喜欢朝右睡，床边终年点着煤油灯，旁边是一摞经常变换的书本，从《山海经》、《闲情偶寄》到《菜根谭》、《随园诗话》、《曾国藩家书》，无所不读。一个紫砂艺人的阅读量之大，真让许多文化人汗颜。他常常在半夜醒来，一灯荧荧，万籁俱寂，正好读书。后来有了电灯也是这样。人们发现，他的蚊帐，靠灯的一面，总是被熏得黄里发黑。

顾景舟的文笔相当不错，其著述《宜兴紫砂壶艺概要》、《紫砂陶史概论》、《壶艺的形神气》、《壶艺说》等，严谨而精辟，文字也非常精当可读。这一点，同时代的艺人们遥不可及。

他还常年写日记，可惜由于涉及到许多紫砂界的人与事，他的亲属不愿发表；否则我们还可以领略到多少隐藏在一个博大胸怀里鲜为人知的往事与随想。■

## 后北岸时节

文/老恺

阿恺老是一个人在河边玩，望野呆——看河，看麻雀，看挂着枯叶的树枝；看妇女在河对面洗涤，拿木棒用力捶洗衣服；看老人在桥墩头拾荒，用一根铁钩子一下一下戳起地上散落的废纸……

河床上掠过的北风像刀一样，割破了他娇嫩的面颊，他的脸皱了，像萝卜丝一样；手背上也生了好几个冻疮，又痒又痛，有一处都已经被挠破了，淌着汁水。

天色更暗了，河边的人愈来愈少，很冷清。阿恺折一根干枯的树枝攥在手里，挥来挥去，想象自己手里握着一件冷兵器，顿时胆子就大了不少。

远远的，他看见一个人站在河边一动不动，那身形有点像丁小蕙，走近一看，真的就是丁小蕙！她抬头瞥了一眼阿恺，眼神呆呆的，她的眼睛有点肿，似乎刚哭过的样子。好半天，她才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男小佬么，不要长大才好，长大了，都不是好人！

她的头发有点乱，辫子也没有扎好，被北风一吹，乱七八糟的，看着她这种样子，不知道为什么，阿恺没来由地觉得鼻子一酸，泪水就滚落了下来……

晚上，母亲烧了一壶热水，绞了滚烫的热毛巾给阿恺焐脸，用一块紫红色的药肥皂给他仔仔细细地搓洗脏手，粗毛巾擦得他火辣辣的痛，洗干净后，母亲给他的脸上和手背上都涂上了蛤蚧油，清涼涼的感觉，真舒服。阿恺问母亲，我会长大吗？母亲轻轻给他一记“叻得头”，——你么，你永远别长大，才好！

父亲下班回家晚了点，没买到水面，就和了点家里剩下的米粉，捏了几个瘪子头，清汤寡水的，父子俩将就着凑合了一顿——这个礼拜母亲要下车间参加劳动，三班倒。

夜饭吃到一半，“啪”的一声，房间里突然一片漆黑——居然又停电了！

父亲点着了一根洋蜡烛，在桌面上滴了几滴蜡烛油，把蜡烛粘在上面。蜡烛是上次点过的，只剩下半支，吃罢夜饭就快要燃尽了，怎么办呢？父亲就着蜡烛头的那一点光亮，在写字台抽屉里东翻西找，寻出一个空的英雄牌墨水瓶——原来，他要用这个小小的瓶子做一盏小煤油灯！

阿恺很高兴，他一直很羡慕楼下小文家那只带玻璃罩的“洋灯盏”（煤油灯），和电影《红灯记》里的几乎一模一样。现在，阿恺趴在方桌上很认真地看，看父亲在塑料瓶盖上扎了个洞；又剪了一小截铁管子插在瓶盖上，里面穿上一根做灯芯的棉纱线；接着，再从炒菜的洋油炉里倒了一点火油出来，灌在墨水瓶里——一只简易的“洋灯盏”就完工了！

父亲划着了一根洋火，小心翼翼地拢着手，点燃了瓶口上的棉线头，看还不够亮，就用剪刀尖把灯芯再挑出来一点，那火头立刻蹿了上来，微微跳动着，暖暖的明亮洒满了一桌子。

黄昏，阿恺就在这盏小小的“洋灯盏”下拼一副七巧板——这也是父亲用一块鞋盒上的硬板纸剪的，父亲就是这样，总用最简单的废材料做出各种好玩的玩意儿：纸风车、万花筒、拉线木偶……■